天真的与实际的

本文来源于 [财新《新世纪》](http://magazine.caixin.com/caixin_century/) 2011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1年01月17日

老金的坦率像艺术家的坦率，他的虚荣像艺术家的虚荣，他的慷慨、热情和务实，都与艺术家一致



出版日期 2011-01-17

**本文见财新《新世纪》2011年第3期**

[封面文章](http://magazine.caixin.com/2011-01-15/100217174.html)

[当期杂志](http://magazine.caing.com/2011/cw434/)

**崔卫平|文**

　　老金一脸憨相，个头矮小，在北京通州宋庄给艺术家们开车，随叫随到。不管是深更半夜或者艺术家们喝醉了，只要还能打电话给老金，就能回家。有人喝多了，喊着要杀他，要把他赶下车自己开车回去，老金仍然满脸笑容，服务热情。这种事情一传，他成了宋庄的名人，他认识的艺术家，比别的艺术家还要多。

　　他出入于各个艺术家的画室，在不同风格的画作面前流连，看得多了，也能说出一点道道来，不怯场。类似“抽象画”“有个性”，这些专业半专业的词汇，他脱口而出。他戴一顶黑色小皮帽，有点风尘仆仆的味道，既像星探，又像评论家、策展人，又或买画的商人。

　　2010年，徐星、老安两位纪录片导演，跟踪他拍摄了一年，于是有了这部《五加五》。

　　对于拍摄者来说，碰到这么生龙活虎的人，真是幸运。老金语速很快，信息量大，成了宋庄这个地方及其附近的导游。经他的嘴巴一说，周围环境立马活了：“这条街都是‘红灯区’，北京市燕郊三河市一带有名的‘红灯区’。哎呀，那几年，那时候……”这时你再去看街道两旁，就有一种沧桑的感觉。

　　他对艺术家了如指掌。某位艺术家从什么地方来，目前是“以市场为基础”，还是在“做行为”，他一清二楚。他的那辆银色小面包车身上，披满了宋庄艺术家们的签名，不同风格和颜色，他自称这车值“100万，50万不行”。传说他讲究某个人是否有资格在上面签，显然那是一个不低的台阶。栗宪庭给他写的是“为艺术家服务”。后来这车被撞了，纪录片拍成了剧情片。

　　他的天真中有一种狡黠的成分。一次他端了一盆橘子来，求老栗写一幅字。老栗忙中出错，将“艺无止境”写成了“艺如止境”，他坚决不退还，知道“错版”更有价值。身无分文的他已经收藏了一批艺术家的作品。他动员人们送他画的办法，是不断地提到其他“有头有脸”的艺术家，强调如果你不给我，你就跟不上别人的趟了。

　　他吹嘘的事情听上去有点影子。有了那些已经讨来的作品，他更可以借此发挥，说是要“做一个中国当代艺术不花钱大展”，或“老金不花钱收藏展”，要办得像“舞厅”，让他们都互动起来，“别弄得跟贼似的，谁都不言语”。他还提到想要口授一本“当代艺术史”，由别人替他代笔。在几乎没边的东拉西扯中，他也能道出自己的某方面真相：“我这人就爱贪财，真他妈的。”

　　这有什么奇怪的。比起宋庄的那些艺术家，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他就是艺术家的一面镜子，或者干脆说像是一幅夸张了的艺术家的“漫画”。他像一块海绵，努力将艺术家的精气神，吸收到自己体内，成为一个暗中模仿的大师。

　　当他努力追赶艺术家的时候，那些艺术家正在做着一个相反的运动，就是成为老金。像老金那样质朴，像老金那样实在，像老金那样新生儿般的百无禁忌。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，一些艺术家们聚在一起，希望重新回到童年，拂去蒙在身上多年的灰尘。但是怎么看，它都像是另一个阴谋，玄机不可透露。即使没有，也让人觉得狐疑。

　　老金对于“做行为”尤其理解，尤其感兴趣。当他问及身旁的村民兄弟对于“做行为”怎么看时，他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能够掌握这门更加高级时尚的艺术。用他直截了当的语言来说，艺术家就喜欢“光屁股”。还别说，这位老金有童趣但无恶趣，他多少还有一些保守。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，他则完全有别于一般村民，与艺术家之间形成标准的“镜像关系”。

　　他的坦率像艺术家的坦率，他的虚荣像艺术家的虚荣，他的慷慨、热情和务实，都与艺术家相一致，甚至比艺术家还要艺术家。他把自己的整个行为，包括言谈，都做成了“行为”：他出口成章，文体庞杂，带着各种噪音和杂音。在某些方面，他就像是那位“拉摩的侄儿”的近亲。

那也是一个转型时期的小人物，狄德罗的这本小书写在两百年前，深深吸引了从马克思到恩格斯，从歌德到黑格尔等若干大人物。他是“高傲与卑鄙、才智与愚蠢的混合物。在他头脑里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思想一定是奇异地混淆在一起”。老金与这位“拉摩的侄儿”之间，也存在某种镜像，当然因为水土关系，版本不同。■

* [门特](http://movie.douban.com/people/element/) 2012-10-22